

冬的拐杖

马德菊 / 著



长春出版社

冬 的 拐 杖



长 春 出 版 社

冬的拐杖

马德菊 著

责任编辑：董辅文

封面设计：庄宝仁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重庆路40号)

长春出版社发行
吉林省地矿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1990年9月 第1版

印张：6.25 插页：4

1990年9月 第1次印刷

字数：110 000

印数：1—2000册

ISBN 7-80573-322-8/I·50

定价：2.80元

序

林子双

我第一次读马德菊的《拄拐杖的小女孩》时，我被她笔下生动的人物形象感动了。我发现她很能深入剖析人物心理，及人物性格的析辨，笔锋犀利，文字纤细，娓娓动人。

从近年来她发表的一部份小说和散文作品中，我们发现她脚步踏实，行进得很快。很多作品已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她对篇篇作品都刻意求工，有充满了田园诗和牧歌情调的《静夜的回声》，有清新婉丽一如散文诗的短小精练的《忘却的夜》、《弯曲的背》等。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上记一系列的作品中，越来越多的出现隽语警句，蕴寓着发人深思的哲理性的东西，使人读后有如品嚼橄榄，余味不尽。

她的作品是有一定功力的。有人说她是个有潜力、有才华的女作家。显然，我们从她的近作《冬的拐杖》与《落日的忧郁》等多篇作品中，已经感到了作者正在向作品的深度、广度和高度发展，而且有一种新的咄咄逼人的气势，那就是作者正向作

品中寻求与发现新的自我，作品的个性化，在她的作品中有着不可否认的可喜的成就。

我们从马德菊的作品中，如《冬的拐杖》等都能享受到对人物性格集中突出深刻描写的一种感人的美的艺术享受。这也正是她能把人物进一步深化，达到淋漓尽致的原因，也是使人读后留下历久难忘的印象的原故。

读她的作品，总是使我不时地想起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小说。他正是在把小说用散文笔法写，和散文小说化的“散文小说”的提倡者。马德菊的《落日的忧郁》应当说是“散文小说”的一个生动的例子。这篇作品中的教授处理的既有散文的散，又有散文的“形散神聚”，同时又有小说突出刻划人物性格的专工之笔，读后使人既感到有情景交融的意境，又感到人物形象鲜明，性格凸出纸上，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我们不应忘记，作者还是一个很有功力的译者，她的《莱蒙托夫的童年》曾经赚取过多少读者的眼泪。一方面是原作的魄力使然，而更重要的是译者的译笔，有了比较敦实的文学创作功底，才能把这部难度比小说大的传记文学译得那么真实、扎实，而肖意传神，使人读来毫无“域外”之感。

作者是个有希望的女作家，同时又是译笔已逐步能达到“信、达、雅”的译者。她的作品难怪既有中国散文传统特点的继承，而又受到东西欧文学创作风格流派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象《落日的忧

郁》这样系列作品的写作比较成功，就并不是偶然的了。

一个女作家的成就来之不易，因为有种种客观因素，工作、家庭、当母亲等等许许多多矛盾冲突，但什么也阻挡不了中国女作家的毅力，她刚强，勤勉力学，除非不成就，若成就就是不可限量的！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又联想起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

1990，8、25 于天津

目 录

序.....	林子双	1
冬的拐杖.....		1
落日的忧郁.....		11
弯曲的背.....		26
不老的妈妈.....		31
不结冻的河流.....		34
忘却的夜.....		39
拄拐杖的小女孩.....		44
小霍礼.....		47
儿子，在被告席上.....		51
汽车上.....		55
木栏囚车.....		59

静夜的回声.....	66
他不孤独.....	76
一束紫丁香.....	95
多余的烦恼.....	102
五月的黄昏.....	115
十九棵冬果树.....	125
樱花溪村.....	138
最后一次铃声.....	150
门.....	159
代价.....	171
响水呵，响水.....	176
最后的栅栏.....	181

冬 的 拐 杖

火车车轮哐哐当当地有节奏地撞击着，一下下，倒好象都撞到了我的心上。我汗湿的手捏着“母病危速归”的电报，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吊在车厢顶上摇曳着昏黄光亮的灯就是我的心。我呆呆地想：“火车，也许该淘汰了，它怎么这样慢呵，慢得象一辆破牛车。”

但是，当我急匆匆地赶到了家门口时，却呆住了，突然害怕拉开那扇我那么熟悉、又那么亲切的门了。从前，每逢久别归来，站在门口，我都兴奋得了不得，心跳得冬冬的，我知道，只要我拉开这扇门，妈妈就会出现，她的那双年老之后仍然好看的眼睛会一下子亮了起来，洋溢着喜悦，洋溢着我儿时就熟悉了的母爱的温暖。我会听见她说：“小菊回来了！”而这句话，这声音使我仿佛重又回到了做女孩时的往昔。而同时，父亲也许是坐在沙发上，也许是立在高高的书架旁，一双细长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线，花白的胡须抖动着欢乐……

门，终于被拉开了。情况比我预料的好些，等

待我的是父亲的一张绝望的脸，还有母亲住院的消息。

妈妈的病诊断为静脉栓塞，右脚已呈紫黑色。女儿的到来只在她模糊的目光里掠过一闪即逝的光影。妈妈在痛苦中挣扎了一天，黄昏时注射了两支安痛定，才停止了呻吟，疲倦地入睡了。病房里异样地静，我感到累极了。也只在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个病房除了妈妈之外，还住着两个患者。一个是作完了阑尾炎手术的年轻女工；另一个是等待作胃切除的中年女医生，还有一张病床空着。病房内一片素白，雪白的墙壁，雪白的被褥，雪白的窗帘，甚至连床头小柜和暖瓶都是白色的，这素白的宁静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时，门缓缓地开了，病房里几双寂寞的目光不由得一下子都集中到了门口。门开处出现了一个中等身材的瘦老头。

“噢，爸爸。”我轻轻地叫了一声。

爸爸迈着老人细碎的蹉步，向妈妈的病床走近。我站了起来，让出了床头凳，一边示意一边说：

“爸爸，坐这儿！”

爸爸仿佛没有听见，默默地坐到了母亲病床的右下角。他不问什么，也不说什么，只是静静地注视着母亲。母亲比父亲大五岁，但一张圆脸看起来并不比父亲更苍老。在父亲轻轻坐下的那一瞬间，母亲睁开了眼睛。这时我觉察到，妈妈那双迷雾般浑

浊的目光，仿佛象秋风吹过的湖水，突然变得清澈而明亮了许多。也许是药针的劲儿还没有过，妈妈的腿不那么疼了，也许是妈妈……总之，妈妈没有呻吟，而我的心却痛苦地紧缩着，这几乎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那白发苍苍的父亲。我们几个孩子都知道，母亲对父亲意味着什么，父亲虽然是一位副教授，而妈妈仅仅读了四年私塾，但父亲一辈子对母亲忠心不二，他时常赞赏地对我们说：

“这个老太太记性好着呢，不论什么东西放忘了地方，问她，准知道……”

开始时，我们做子女的都不以为然，一个大学教授钦佩一个家庭妇女，也算件趣事，但父亲总是这样讲，逐渐我们也觉得母亲可能的确聪明。

那些经常发生在饭桌上的事就更有趣了：一旦父亲发现母亲喜欢吃的什么菜剩得不多了，他就干脆把菜盘子往母亲跟前一推说：

“这个菜老太太爱吃。”

就这样，对大家下了禁吃令，而这时，我们兄弟姊妹就会在桌子上开心地互相递着眼色，调皮的小妹还会做出无可奈何的怪脸。当然了，这种眼色和怪相是不会让父亲的目光捕捉到的，不过却逃不过母亲敏锐的目光。妈妈为了让父亲高兴，仍然会满有兴致地把这盘菜吃得干干净净（而对我们的损失，妈妈私下自然另有补偿）。这样，饭后父亲的情绪准是最佳状态。

此刻，在病床旁看着父母静静的相互凝视的目光，看着这对年已八旬的老夫妻，我在想，在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永别的时刻，他们能互相说些什么呢？我的心颤抖了……但，马上我发觉自己是糊涂了：他俩都聋得厉害，怎能交谈呢？我口齿清晰，声音宏亮，这次回来后，和妈妈讲话都要大喊大叫，结果她还是听不清，乱打岔。和爸爸讲话时，要借助手势，把一句话反复讲好几遍，老人才能听懂。面对着这对风烛残年却只能相对无言的老夫妻，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心在叫喊：“生活不该这样残酷呵！”但，就在这时，我却意外地听到了妈妈和爸爸的对话！

妈妈说：

“天凉了，你该穿上棉裤了，棉裤在柳条包下面的樟木箱子里。”

父亲提高了嗓音，象电报员一样重复了一遍妈妈的话：

“棉裤在柳条包下面的樟木箱子里。呵？”

“嗯！”

“今天你感觉比昨天好点了吗？”

“好点了！”

这是奇迹吗？是爱的奇迹吗？是六十年相濡以沫的深情使他们获得了神秘的沟通吗？我流泪了。

接着父亲又说：

“学校要分房子了，咱们要李木兰原来住的那

一套房子，你看行不？”父亲的声音很沉闷，但吐字仍然清楚，他毕竟当了一辈子教师呵。

“行！我早就让你去看看那套房子，你到了也没去，明个儿去吧！”

父亲听话地点了点头。

就连矜持的女医生也似乎被感动了，她专注地望着二位老人，又不时地瞅瞅我。

又响起了母亲嘶哑的声音：

“天黑了，回去吧！黑天别往外走，用不着总洗澡、剪头。”

爸爸沉默了片刻，说：

“不要紧呵！”

过了一会儿，妈妈催促说：

“回去吧！”

父亲顺从地点了点头。但没有起身，仍然一声不响地坐着。屋里一片静默，没有人敢破坏这深情的沉默。时间一秒一秒地蹑手蹑脚地悄悄走过，想必连它也不敢惊动这对老人。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半小时，也许更长，妈妈的声音从静默中浮了上来。

“快回去吧，天黑透了！”这声音已经夹着些许的焦躁和不安了。

父亲听懂了这话的份量，便缓缓地站起来，看着母亲说：

“有病嘛，就养着呗！”

妈妈一边点头一边温顺地“嗯”了一声。

爸爸笨拙地转过身，向门口慢慢走去。我急忙地站了起来，对妈妈说：

“我把爸爸送到汽车站，马上回来。”而妈妈却仰着脸困惑莫解地看着我，似乎什么也没有听懂，我急了，求救似地看了看父亲，但他向前移动着步履，并不曾觉察到身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那位躺在一旁的患者温和地说话了：

“你去吧，你母亲我们照看着。”

我感激地对她笑了笑，紧走了几步，赶去搀扶已经走到门口的老父亲。

“小菊，快去找你爸爸、姐姐……我不行了。”

拂晓时妈妈的话把一直和我纠缠不休的疲倦和睡意吓得无影无踪。我找来了大夫，母亲虽然没出事，但大夫吩咐：家属要做好后事准备。

当妹妹把我替换回家去睡觉时，为了让父亲有些精神准备，我把母亲天亮时的情形告诉了他，他完全吓呆了，两眼直直地望着，站起来又坐下，坐下了又站起来；拿起了帽子又放下，放下了又拿了起来。我有些不放心，但两夜不眠的疲倦却一下子合上了我的眼。当我醒来时，出乎意料之外，父亲的情绪已经平静了，他的衰老的眼睛里燃起了一丝光亮，一发现我醒了，马上急切地对我说：

“快去，告诉你妈妈，她不会有什么事了。”

还没等我插话，他又紧接着说：“一个很有名的看相人，曾说过我能活九十岁，我刚才已经跟佛爷许了愿，求他把我的寿给你母亲拨过去五年。”他一开始说这事时，还有些羞涩，而后竟然很虔诚自信了。我听明白之后，惊得目瞪口呆，如果父亲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人，也许这是可以解释的，而父亲，他是一个副教授呵！他怎么了？难道痛苦得神经出了毛病？这时，我才注意到桌子上确实放着一尊涂着金色的大肚弥勒佛，它慈悲地笑着，不过这是外甥女买来做室内装饰的呵，突然我明白了：母亲得病后已经去过了所有的大医院，请过最有权威的大夫，而他们一致表示：病人是毫无希望了。有一位大夫甚至对父亲说：

“铁托就是得这个病死的，铁托怎么样？一国的元首呵！”

但是父亲可不愿听什么铁托是怎么死的，走出门口时他愤愤地说：

“无能！无能！”

我明白了，人总得有所寄托，有所希望，何况他毕竟是八十多岁的人又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呢？我没有反驳父亲。

父亲却催促我：

“马上就去医院，去告诉你母亲，让她放心吧！”

为了安慰父亲，我只好立刻去了医院。到了医

院我却为难了，我怎好大喊大叫地把这些话告诉给妈妈呢？那样岂不成了全院的奇闻？而且我毕竟是国家干部呵。但，不告诉妈妈，我可不敢，爸爸是不会放过我的，何况这希望是彩色的，它或许能给妈妈带来一线生的光亮。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但，怎样告诉妈妈呢？我终于想出了个办法。我用粗粗的笔道，大大的字，写出了爸爸让我转告的话。

妈妈看了一遍又一遍。妈妈看懂了。泪水顺着她那皱纹纵横的脸颊流了下来。妈妈有病以来还从未流过一滴泪呢，在那非人所能忍受的剧痛中也从来没有流过，但此刻，好象水坝开了闸似的，泪水流呵，流……我递过了一条白毛巾……

经过全面检查，大夫们会诊后认为：不能进行手术。原因很简单：对这样高龄的严重冠心病患者，高位截肢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医院动员我们出院。我们知道出院意味着什么，但只能要求大夫给多开些药，但大夫说：“有一星期也就差不多了，开多了也没必要”。

出乎我们姊妹的意料，回到家里之后，妈妈的病情竟然好转了。

为了让母亲多吃一些，我们总是让父亲侍候她吃饭，她怕父亲不高兴，自然吃得比在医院时多。

在家里父亲给她倒水、喂药，还时常和她说几句闲话。妈妈的精神好多了，甚至疼痛也逐渐缓解了。

一天早晨，妈妈醒来后，竟自己坐了起来，当她刚刚把脸转过来时，父亲已经走近了她的床边。她对父亲说：

“我的拐杖呢？”

父亲马上从墙角把拐杖拿过来，用抹布拂去了灰尘，递给了妈妈。父亲从妈妈的眼睛里一下子读懂了她的心事，父亲的脸这些日子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妈妈用手抚摸了一阵子拐杖，又把它立到了床头。从这一天起，不管权威大夫怎样断言，但事实总归是事实，妈妈竟奇迹般地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伤口脓少了，白天甚至不疼了，只在傍晚时注射两针就可以睡觉了。妈妈常常自己坐起来，用双手揉擦双腿，伸伸手臂，父亲高兴地对我们说：

“老太太锻炼呢。”

当我第三次去医院取药时，医生惊讶地问：

“怎么？老太太还活着吗？”我看了他一眼，不屑回答他的问题。他马上道歉似地说：

“这样的病，活了这么长时间，确实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病例。”

就这样，妈妈竟整整又活了六个月。

妈妈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天晚上，让父亲找出了她年轻时绣的一对香草枕头，又让父亲递过了她